

黑 风 冠

刘连枢◎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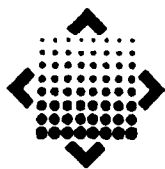
刘恒说：在铁壁上凿个窗户，在冰雪里种朵鲜花。

孙郁说：写死亡、写老境、写鬼色，寻找另一个世界。

中国电影出版社

黑 凤 冠

刘连枢 著



好看文丛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凤冠/刘连枢著.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 1

ISBN 7-106-01981-X

I. 黑…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2686 号

责任编辑:兴 安

封面设计: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

版式设计: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

责任校对:张述蕴

责任印制:刘继海

黑凤冠

刘连枢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875 字数/250 千字

书 号 ISBN 7-106-01981-X/I·0405

定 价 22.80 元

目 录

黑凤冠.....	(1)
杀 戮.....	(47)
幽深的古井.....	(78)
残 骸.....	(98)
鸡血红纱巾	(106)
生死都在黎明	(188)
依依花草情	(245)
大约在冬季	(295)
红了樱桃	(344)
 寻找另一个世界	孙 郁(369)
跋	刘 恒(375)

黑 凤 冠

—

“起来，儿子起来，上学晚了！快起来穿衣服！”

妻急促的呼唤撬开连枢沉重的眼皮，圆形的顶灯，雪白的墙壁，翠竹的窗帘，乳胶漆的气味，一时间竟辨认不出这是在哪里。好在大脑仅仅混沌了一两秒钟，潜在意识提醒说：这是家，这是昨天才搬来的一间十三米八的新家。这比原来孩子姥姥家地震棚的那个家大出六米四呢！

“怪不得这间房我们单位分谁谁也不愿意要呢，我这回可算明白了。”妻扯起睡眠惺忪的儿子，一边给他忙不迭地穿衣服，一边受了莫大委屈地嘟囔，“也不知是谁家的闹钟，一宿铃铃铃地响了好几次，害得我刚要睡着就被吵醒，刚要睡着就被吵醒，真烦死人了！”

闹钟？一宿响了好几次？怎么一次也没听见？

连枢翻了一个身，每个骨节像是锈住，每块肌肉像是坏死，酸痛和肿胀使他肯定咧了不止一下嘴。想当年，插队时，十七岁的连枢扛起二百斤重的麻包，蹬梯子上粮囤，脸不红气不喘。如

今粉刷粉刷房屋，搬搬并没有多少家具的家，居然就累成这般德行？居然就倒下一觉睡到大天亮？邻居的闹钟夜里无端地响了数次竟全然不知？

“对不起，没时间了，委屈你把尿盆给倒了吧。”妻以友好的语气吩咐给连枢一个说什么也不能算是光彩的任务，便拉着儿子匆匆出了屋门。家新搬来，连枢来不及给儿子转学，妻还得骑车带孩子冒着随时被警察罚款的危险回姥姥家附近的府右街小学上学。

说来不知连枢是否惭愧，一个跑了十多年新闻的党报记者，一名北京作协的合同作家，在广厦千万间的京城里竟没有能耐闹到一间归于自己名下的房子。

给妻当家属，连枢倒尿盆理应该！

二

紧急煞车！依然惟恐违章，连枢连连倒退几步，眼睛透过近视镜片努力搜寻着没有门的破门框，却不见有什么“女厕”的禁令标志。可里面的的确确有一个老妪，将手里的印花尿盆倾斜成恰如其分的角度，一股浑黄的液体冲破飞舞着的尘埃，涓涓地注入一截粗大水泥管子的便池里。这情景，在从天窗照射进来的一束探照灯般的明媚阳光下，连枢看得十分逼真，不容置疑。

连枢端着尿盆，进退两难。前院明明有女厕所，这老妪不去那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也许仅仅是为了节省几步路？这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倒是非常实际。连枢不大不小地干咳一声。老妪并没有回头看。但她肯定听到了那一声警示，迅速将剩余

液体一股脑儿地倒进便池，拎着尿盆走出来。

一时间，连枢很尴尬。打招呼吧，见面的场合不大对，假如看到你的顶头上司正在目中无人地对准器皿专注地小便，你能问他“您好”或“您吃了”吗？更别说又有性别的差异。不打招呼吧，似乎也不妥，老姬的年龄，绝对在连枢过世的母亲和其健在的岳母之上，尊老爱幼的美德起码至今在他身上还顽固地存在。况且作为家属昨天才搬到这西城区砖塔胡同 114 号院子里来，不具备鄙视任何人的资本。好在老姬没有一丁点儿要和连枢说话的意思，神情坦然地迎面而来。紧接着的问题是：狭路相逢。左边是前院的后山墙，右边是邻居家的南房山，一步之宽的通道，两军对峙的局面。连枢侧过身，后背贴山墙，让闯到男厕倒尿盆的老姬走过去。老姬生得瘦小……不，连枢忽然觉得应该用袖珍这个词形容她的身材似乎更准确。一九六〇年的棒子核、白薯秧、柳树叶、洋槐花、榆树钱和苦苣菜、猪毛衣、车轱辘菜等等无数种野菜和胃的充填物造就的连枢这个三等残废，在老姬经过面前的瞬间，忽然难得地体验到了高大伟岸的感觉，并居高临下地发现老姬生有老年斑的秃顶上，玄妙地栽着十几根三四寸长的灰白毛发，而且稀奇古怪地分布在四面八方。

连枢走进厕所，完成着妻子出门前交给的任务。

第六感觉敏感地提示：一双目光射过来。

果不其然，狭窄通道的拐角处，有半个探出的头一闪不见了。连枢无声地笑笑，笑她袖珍老姬有眼不识金香玉，不把这个新搬来的武二郎当神仙。要知道，连枢透视人的五脏六腑，遥视交通肇事案件，预测出游是否凶吉，追视你有无情人……这一切全不在话下。

连枢回到被窝气味十足的房里，专心致志地叠着床上疲倦的被子，却忽然不知触动哪根神经，下意识地朝玻璃窗外看去，只见袖珍老妪端着一个乳白色的搪瓷盆，乍乍着一双小脚再次走进男厕。连枢之所以说是“搪瓷盆”，是因为不敢断定那是尿盆还是痰盂。准备新婚用品时他就曾在堂堂的西单商场露了一大怯。在搪瓷专柜前，他忐忑地向女服务员说买个便盆（没敢直说尿盆），这位大姐却拿一个痰盂放到柜台上，叫他好不茫然，却又羞于启齿。从此，祖籍河北献县出生石匣重镇长于密云县城的连枢明白一个事理，敢情住在平房里的北京城里人把痰盂当尿盆。反正都是人体排泄物，不管是痰、是尿、是精液、是白带。只不过出口不同罢了，想来也便释然。

那么这袖珍老妪二次端进男厕的搪瓷盆到底是痰盂还是尿盆？直到此后好长时间，连枢听了袖珍老妪的女婿徐老师的叙述才恍然大悟。

三

开水倒进饭盆里，被挤压成牛粪干似的方便面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失去的水分，发出吱吱的快感。将其作为早餐，对于从小接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教育的连枢来说，已经非常知足了。只是有点不明白，这碗方便面与电视画面中放有大团牛肉和蔬菜的广告怎么也扯不到一块儿。莫非要食客也去享受艺术的真实不成？

人各有志。连枢嫌仕途的路太窄人太挤出卖的东西太多，便想到文学的战场上英雄一下子，浑蛋一下子。却不知，这条路

上更是人满为患。凭借不惜秃顶和牺牲性欲的刻苦,连枢总算挤占了一个合同制作家的席位。

一年必须印出 15 万以上铅字的条款是降伏合同制作家的紧箍咒。连枢坐在新添置的写字台前,开始写一部现代淘金生活的中篇小说,已经起了一个故弄玄虚的题目——《鸡血红纱巾》,后来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在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这个年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学早已失去了热情,如对待负心的情人一样丢弃了。连枢并不想被逼良为娼,却又总想把小说开头写得一鸣惊人。于是经过一番煞费苦心,“不怪婶子家的炕短,只怨大洋驴的腿长”便成了这篇小说的开场白。说来,连枢至今心里竟没有一丝的不安,也不觉对不起京郊平谷县刘家店村的龚氏淘金兄弟。他去那里体验生活,人家好吃好喝将他待为上宾。可为了低得可怜的稿酬和过眼烟云的虚名,他却在小说里狠毒地让那哥儿俩被地下的暗河淹死了,并张冠李戴地把弟媳妇头上的红纱巾系在哑巴大伯子肚子上。

连枢写作有不少坏毛病,瞻前顾后,不能一气呵成,起不出自认为满意的题目写不下去,又必须先打腹稿,再打草稿。当年单相思地给爱慕的姑娘写的一生中惟一的一封情书,草稿打了不下八遍。说话回来,若真是半肚子屎半肚子屁,再怎么打腹稿打草稿反复折腾,排泄出来的东西也是臭不可闻,休想在文学史上留什么芳名!不过有一点,夜里不睡,早上不起,整天“坐家”的作家职业特点,给连枢和袖珍老姬结下不解之缘,以至后来才有了这篇《黑凤冠》。

咚咚咚,随着一阵凿击声,一个活物从顶棚上不偏不倚被震落到稿纸上,连枢定睛一看,竟是个大蝎子,毒尾倔犟地高高翘

起，两排尖爪挠得稿纸沙沙作响。而且肯定是雌性，因为有数只幼子攀附在母亲的背上。心惊胆战的连枢急中生智，折叠起稿纸放到院子里火化，一股青烟载着男女老少的灵魂上了西天。

凿击墙壁的声音不断。连枢跑出院门口察看，见一人蹬着梯子正往胡同口的山墙上钉一块木牌，上面详细记载着砖塔胡同的身世。

砖塔胡同

东起西单北大街，西止太平桥大街，元、明两代属咸宜坊，元万松老人塔在胡同东口南侧，因塔系砖塔，名砖塔胡同，沿至今。

西城区人民政府核准

西城区文化文物局立

连枢早就听说，砖塔胡同享有盛名，是北京六百多条胡同中最古老的之一，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别的不提，鲁迅先生曾在这条胡同里住过三个多月，据说《祝福》和《肥皂》两篇著名小说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连枢欲借鲁爷的一点仙气，想把小说做好些算不算是野心？

是否野心暂且不论，要紧的是连枢起了疑心。回到院子，那被火化的老少蝎子们的尸骨不知去向，只有一股小旋风搅起破碎的纸灰在地上团团转……

四

一间住房用木框和玻璃制造的屏风切割成两半，里边半间

做卧室，外边半间当会客室兼通道兼餐厅兼书房。连枢撕下一页写完的小说，这声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显得异常的夸张，搅得妻翻了一个身，引得床板嘎吱嘎吱响。一种难言的歉疚在连枢心中泛起。但很快就被儿子施放的一个嘹亮的响屁冲淡了。

烟瘾上来，连枢不忍再让这小屋增添毒气的含量，便到院子里吞云吐雾。全院十几家住户都睡了，各家的窗户黑洞洞的，浓重的夜色和厚重的窗帘把所有的秘密隐藏起来。忽然，北房最东头的那屋子里亮起一束光柱，这显然是手电筒发出的，光柱在屋子里上下乱晃，映得老式的窗户框时隐时现，看去有点狰狞的味道，职业的癖好驱使连枢产生无数种猜想。事后证明，没有一种谜底是对的。这时，不知谁家的座钟不甘寂寞地打起点，一下，又一下，深远，悠长，似乎渗透骨髓。当最后一响不甘情愿地消沉下去之后，一阵剧烈的闹钟声便急风暴雨般地吵起来。连枢急切地寻找着声源，东厢房，西厢房，南倒座，最后判断这声源与刚才那手电光出自一个屋子。连枢望着这间与自家厢房毗邻的黑窟，大惑不解。

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几次想钻进妻的被窝里讨些温存，又不忍心搅了妻的好梦。连枢便微闭双眼，摆平四肢，做着自编的修身养性益智功，让大海上初升太阳的紫气和森林里散发出来的精气通过百会轮番灌顶，将身体的污浊之气从脚下的涌泉排除出去，渐渐的心静如水，身如轻云，虚无缥缈，万念皆空，便感觉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站在莲花盘上驾着祥云从东南方向飘然而至，用那不败的仙草向苦难的人间施撒慈善的甘露……突然讨厌的闹钟铃铃铃地破坏了一切，幻化中的观音菩萨顿时隐去，身旁的妻鲤鱼打挺似的翻了一下身，把厚厚的棉被

严严实实地蒙在头上。

……一条筷子般长短粗细的金色小蛇爬出砖缝，在被春日的正午阳光晒得温暖的窗台上盘成G状，一如既往地接受着每天一次的沐浴。它不知道这家女主人早已发现了它，把个窗台擦拭得一尘不染；它也不知道女主人在窗台上设置了祭台，一日三炷高香，每天更新供品。一只老猫跳上窗台，意外地发现了那金色的小蛇。它乍乍起周身的皮毛，瞪着蓝色的眼睛匍匐着摸过去。金色的小蛇全然不晓，太阳的光辉将它的胴体照得近似透明。老猫一步步地逼近，似乎已经领略到了戏蛇的乐趣以及佳肴的鲜美。就在这时，女主人一声大喊……

连枢惊醒，一头冷汗。妻使劲地摇着他的肩膀：“你听听，这可叫人怎么睡呀？”恼人的闹钟又不知疲倦地响起来，而且比前两次时间都长，声音都大，似乎响彻整个夜空，又从夜空穿透窗户，一直射入人的心脏。不过这时连枢迷迷糊糊，还没有从刚才的梦境中完全醒来。这是童年时母亲给他讲的一个故事，时间发生在1952年，说那金色的小蛇保佑商贾云集的石匠镇北街刘记布铺的财源滚滚不断，一直到1957年公私合营的锣鼓点敲起来才画上句号。还说那金色的小蛇后来托生成人取名叫连枢，在42岁的母体里妊娠期长达整整12个月，来到人世的那天本来晴空万里，却一时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这个梦，连枢每年都要不走样儿地重复做上几次，每次醒来都是一头冷汗。

这里面难道有什么冥冥的暗示不成？

五

听住隔壁的砖塔胡同居委会主任袁大妈讲，袖珍老姬的女

婿徐老师就在附近的羊肉胡同小学任教。为给儿子转学,连枢拿着一本大美人挂历和一本他新出版的小说集《拥抱爱情》登门拜访。挂历是朋友寄来的,转送他人既不用破费又显得比烟酒之类的东西高雅;小说集是体现个人价值的资本,教了二十多年小学语文的徐老师见到这本书想必对新邻居不敢怠慢。在双脚未跨进北房最东头的这个门口之前,夜里乱晃的手电光和一宿数次的闹钟响使连枢的心里多了几分戒备。

屋门的玻璃里面绷着窗帘,可能是洗涤后缩水的原因,花布已不能完全胜任遮挡外人目光的使命,左右两边各露出一条寸宽的缝儿。

“徐老师在家吗?”连枢敲了敲门。

一声阴阳怪气的猫叫代替了主人的回答。

连枢迟疑片刻,推开门走进去,一股阴森发霉酸腐的气息迎面袭来。他本能地调动起意念,用一层金光把身体从上到下包裹起来,以防邪气侵入。屋子里不见人,只有一只老黄猫卧在墙角的单人床上,用玻璃球般的双眼阴险地打量着来人。床头柜上,放着一只旧式闹钟,两个猫头鹰耳朵似的铜铃铛擦得锃明瓦亮,反着幽幽的寒光。这想必就是那搅得妻连续几夜难眠的声源了。

既然主人不在家,连枢犹豫着是否退出去。

“把门关上。”话音未落,套间的门帘一挑,袖珍老姬乍乍着一双小脚走出来,用一种说不清是哀怨还是祈望的目光看了连枢一眼,上前毫不客气地接过挂历和小说集,温柔地说:“洗一洗脸,我去给你把参汤煎上。”

浓重的山西口音和莫名其妙的话语叫连枢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莫非袖珍老妪误将连枢当成女婿？

“……不，您、您搞错了，我是新搬来的邻居。”

连枢终究没叫出大妈这字眼，因为他觉得袖珍老妪与大妈的形象相差甚远。况且“袖珍老妪”这一称谓，自从那天在男厕所窄小的通道里难得地体验到高大伟岸感觉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你给我乖乖坐好，到我这儿来就要听我的，要不你就走，回她那里去。”袖珍老妪硬是把连枢按坐在老式八仙桌旁的椅子上，转身走出屋子，很快端来一碗黄汤。

连枢瞟了瞟那碗黄汤，水面上汪汪着几滴油星和一两片烂菜叶子，这哪是什么参汤，分明是一碗刷锅水！

“来，把参汤喝了，让我给你擦擦镜片。”不容分说，袖珍老妪夺下连枢的近视眼镜，扯过罩在茶具盘子上的绒盖布，认真地擦起来。

连枢掉进云里雾里，茫茫然，惶惶然。

袖珍老妪张嘴往镜片上哈了哈热气，露出了两排掉光牙齿的紫红牙床子，然后继续擦拭着镜片，神态专注，一丝不苟。

过分的异常，反倒使连枢镇静下来。他开启慧眼，倒要透视一番袖珍老妪哪个器官出了毛病。稍一定神，她身体的各个部位便显像出来，而且是彩色的，比X光更清晰精确。大脑组织开始萎缩，呈现出老化的特征，一些毛细血管的末梢被凝固的血液拴死；食管的保护膜遭到破坏，像是蜕皮的桦树；心脏有些衰弱，鲜红的液体随着一扩一收缓缓地注入各个粗细不等的血管；肺部有两块黄豆粒大小的钙化点，这说明她曾经患过肺结核；两块对称的肝结构松散，机能还算完好；胃有点下垂；肾一大一小，

但没有炎症；肠子外表抽抽得像腌黄瓜，内壁却光滑顺畅，肯定不会得老年性便秘……再往下，连枢恪守规矩，若不是本人特意要求，绝不透视女人的下身。但这次连枢疏忽了那么一点点，子宫糜烂留下的痂痕很是明显。

忽然觉得一股寒气袭来，连枢赶紧收功，关闭慧眼，循寒气的方向看去，原来是床上的那只老黄猫正恶狠狠地敌视着，胸腔里发出一种听来就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闷雷声。连枢心里一颤，浑身发紧，头上渗出冷汗，梦里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从这一刻起，直到几年后搬出砖塔胡同 114 号院，连枢对袖珍老姬豢养的这只老黄猫始终有一种隐隐的难以名状的恐惧。

袖珍老姬擦好眼镜，执意给连枢亲自戴上。

就在这时，徐老师推门走进来，大声地喊道：“妈！您要干什么呀？”

一看见女婿，袖珍老姬的神情顿时黯淡无光，蔫蔫地离开，走到单人床前坐下，抱过她的老黄猫，背对着连枢，再不敢回身。

谢天谢地，救星驾到。不然，尽管善于联想的合同作家连枢也想象不出袖珍老姬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荒唐事来。

六

“刘老师在家吗？”

连枢正伏案写他的淘金小说，忽听有人来访，透过玻璃窗看去，见是徐老师，赶紧起身迎接。

徐老师进屋后并没有落座，而是被两个装满图书的书柜所吸引，口里不断感叹：“不愧是做学问的呀！”说着打开柜门，正想

拿一本书看，却突然被烫着似的缩回手。连枢明白，他一准儿看到摆放在书柜里的贴在如来佛肚子上的那一行“本人藏书恕不外借”的小字。

“没关系的，徐老师您喜欢哪本儿尽管拿。”连枢的慷慨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有求人家帮助给儿子转学，同时又不忘找补一句，“看完还回来就是了。”

徐老师不好意思地笑笑，坐到椅子上。

“孩子转学的事我跟校长说了，校长开始不同意，后来不好驳我的面子，要家长掏点儿转学费才肯答应。”

“多少？”

“八百。”

“成。”

连枢咬牙答应下。同时不由得把这八百元转学费与书柜里那八个小字联系起来。事后从校长嘴里了解到，转学费本该是一千五，徐老师脸红脖子粗地讨价还价，甚至以二十多年教龄作资本才为新邻居省下七百块钱。可连枢却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不过，从此连枢将忍辱负重，老实得近似迂腐，眼睛被粉笔末污染得总是害了红眼病似的徐老师当做这个院子里的知己，以补偿他这时所犯下的罪过。

“那天没吓着你吧？”

“没有。不过多亏您及时赶回来。”

二人都明白，指的是袖珍老姬给连枢端“参汤”和擦眼镜的事情。

“老太太是不是有点儿……”连枢措辞谨慎，没把“神经有毛病”说出口。

“咳,,老人嘛,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当儿女的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徐老师的言外之意,老人不管干出什么事来都要给予理解。可他又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像是有一肚子苦衷,“摊上了你说能怎么办?”

“老太太高寿?”

“实不相瞒,从素珍我们俩结婚那天起,她就说 65,今儿你要问她多大,还是 65。”徐老师无奈地笑笑,“反正多大也得养活着,直到送终。”

接着连枢问了一句不识时务的话:“搬来这么多天,怎没见您的孩子?”

徐老师的脸腾地红了:“到医院检查了许多次,大夫说我们俩都没毛病,可就是……咳,听天由命吧。”

连枢心里说,恐怕只因徐老师夫人素珍过于肥胖。鸡有“鸡肥不下蛋”一说,人是不是也如此?

连枢本想还向徐老师询问袖珍老姬为何每天夜里要让闹钟响好几次?为何每天早上倒两个尿盆(这是连枢搬到砖塔胡同 114 号院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秘密)?但碍于情面,终究没好意思开口。

七

如同久居在火车道旁的人们对火车的鸣叫和车轮在铁轨上磨擦发出的巨大声响置若罔闻,如同与鼾声如雷的丈夫同床共枕安然入梦一旦没有了鼾声反倒睡不踏实,没过多久,妻就已经完全适应了夜里闹钟的吵闹,不管那闹钟铃铃铃地叫得多响,妻